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三回 花子能被羞進京 盧賽花逢妖受毒

話說田大修見秦氏不招，命取上方寶劍來，中軍官得令將上方寶劍取出，兩邊衙役將秦氏衣服剝下用索捆綁，秦氏驚得魂不附體，眼淚汪汪哭道：「大人啊！饒了我的性命，容我招認罷。」遂將前情一一供吐，據實招出，道：「念我公公一品當朝，望乞筆下超生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好大膽的賤人，爾既曉得公公為宰相，就不該幹此無恥勾當。」秦氏道：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如今遲了，說也無用，將刀認來。」秦氏道：「正是此刀。」田大修吩咐：「將這賤人來試刀，看驗不驗。」秦氏叫道：「噯啣大人啊！這個使不得的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這賤人，既知使不得，為何將花賽金刺死？良心何在？」吩咐：「畫了招記了口供，將秦氏刺來。」衙役答應一聲，拿起刀也向秦氏脈上一刺，流出紫血。只見秦氏叫聲：「疼死我也。」一霎時滿身發抖，面色烏青，牙齒咬緊，氣喘吁吁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果然見血就封喉。田大修道：「世間有此惡人，用此毒物，那裡容得？」吩咐也將曹天吉捆綁了，將他二人對面而跪，又叫帶紅花上來，道：「紅花，本院今日已將二人通姦謀命之事一一審明，爾與秦氏可有話說麼？」紅花道：「蒙大人恩德伸此大冤，丫頭沒世不忘此恩。」說完回頭叫聲：「秦氏啊秦氏！爾何故為人如此狠心？傷風敗俗，有何顏面見人？與人通姦，豈不玷辱相門？而且將姑娘刺死，良心何在？怎麼也有今日？」回頭又指曹天吉罵道：「爾這狗男女，不念我家少爺如何待爾，敢幹出這樣不端之事？既奸秦氏也就罷了，怎麼起了不良之心將我小姐害得如此慘死？爾二人只道天長地久取樂，誰知天理昭彰，今日也輪到自身了。」遂跪上前稟道：「大人啊！望乞將通姦謀命的好夫淫婦速速正刑，也與小姐報仇。」田大修想道：「我要羞死花子能這烏龜。」遂傳江都縣進見。那江都縣聞傳，忙走上堂跪下答應：「卑職在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只知為朝廷命臣之貴，食皇上的俸祿，做地方之縣令，管一屬之民情，今日花子能家中有此重案，爾還是知而不舉，抑是失於覺察？」方知縣稟道：「卑職乃是失於覺察，求大人寬宥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本該立追印信，今日姑寬，從輕罰俸。」知縣方磕頭道：「多謝大人恩典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今曹通與秦氏同謀害命，罪不容誅，著爾押到花家門口處斬。」

方知縣領命爬了起來，捧了上方寶劍，押了二名人犯往黃石街花家而去。田大修道：「紅花，本院與爾小姐報了仇，爾今好好回去。待本院請旨旌表便了。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大人。」歡歡喜喜而去。

那方知縣押了二名人犯，一聲鑼一聲鼓，一路打著望花家而來，這些閒人坐的立起身來，行路的住步而看，呼兄喚弟，結黨成群，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開，隨著而行要去觀人。那花雲接著紅花道：「紅花妹，果然開了爾，爾與小姐伸冤報此大仇，將姦夫淫婦處決。只是為何不到法場去斬，卻要押到我家門口來處斬？這是何故？」紅花道：「這是田大人要羞死少爺，所以押到我家門口處斬。」花雲道：「既如此我們快些回去通報少爺，叫他出來看人。」紅花道：「不錯，也教他羞死。」

二人遂從近路急急走回家中，大聲亂叫：「管門伯伯快快開了正門，欽差大人來了。」管門的說道：「他又來則甚？」花雲道：「自然有事而來，快快開了正門請少爺出來迎接。」管門的說道：「待我先去稟知少爺，然後出來開門。」隨即走進書房要稟，卻不見了少爺，四處一看，原來在百花亭上臥在湘妃榻，自言自語的短歎長吁道：「花子能啊花子能，如今面皮都剝盡了，還有甚面目見人？可恨秦氏這娼根如此不正經，與曹天吉通姦，怎麼又害死妹子賽金？卻又是青天白日被田大修拿組情，那時叫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又氣又恨，叫我在這地怎麼樣做人？有何面目見人？想來揚州定住不成了。」又叫聲：「天啊天！敢是祖宗作孽傷了陰騭，今日報應在我身上？真正可恨可惱。」正在氣恨，忽見管門上前稟道：「啟少爺，欽差大人又來了，請少爺出去迎接。」花子能心中正在氣恨沒處出去，忽聽管門說了此話，心中一發怒氣，將靴尖亂踢罵道：「放爾娘的狗臭屁，叫我出去迎接甚麼？」正罵未了。又見花貴、花臻大喊而來，叫道：「少爺，不好了。」花子能聞叫大罵道：「爾這班狗男女，為何如此大驚小怪？」花貴、花臻二人齊聲說道：「曹通與少奶奶二人剝得精赤條條來到我家門口，將二人對面而跪，方知縣為監斬。那田大修也太刻毒了。」花子能問道：「果有此等事麼？為何不叫他到法場去斬，卻來我門口殺人？是何道理？」花貴道：「小人也是如此對他說，他道是奉命而來，做不得主的。」花子能聽了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真正氣死我也。」又罵聲：「田大修，爾這狗官！敢如此無禮麼？殺人自有法場不去殺，卻來我門口殺人，如此羞辱我麼？我定不與爾干休。」

忽聽得炮響，那花吉、花祥如飛趕進裡面，面如土色，叫道：「少爺，也不好了，曹通與少奶奶一刀一個都殺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殺得好，斬得乾淨。吩咐叫總管進來。」那總管聞叫即刻走進，問道：「少爺呼喚老奴有何吩咐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叫爾進來非為別事，因此事我真正羞辱要死，我今此處難以見人，也住不成了。我去後家中無人料理，爾是我家兩代家人，況且為人老實，我今托爾代管家事。」總管問道：「少爺要往那裡去？天大的家事叫老奴怎麼管得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妨，我到京去請太太回來便了，取銀三百兩，叫花雲隨我去。」總管取了銀，收拾了小小行李，又叫花雲來到亭內道：「少爺，銀兩在此，隨身衣服也在內。」花子能吩咐備馬二匹，叫道：「花雲，爾隨我到京去。」那花雲聽了此言，猶如青天白日起個大雷，驚得呆了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暗想道：「我若跟他去了，紅花的好事豈不枉用心機？豈可跟隨他去？」花子能又叫道：「花雲不必呆立，快去收拾了隨我同去。」花雲道：「小人不去，我這兩日痔瘡發作，坐不得轎，騎不得馬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吃我一碗飯就要聽我使喚，再說不去打一百下門門。」

花雲道：「小人情願打一百下門門，是斷不去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不相干，打了也要爾隨我去。」花雲急得沒法，只得去收拾隨他同去。總管道：「少爺一路小心，到京就要請太太回來，老奴也得放心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又吩咐眾家人：「凡事要聽總管吩咐，門戶謹慎，火燭小心。」吩咐明白，同花雲望後門騎上馬而去。

總管見少爺去了，歎口氣道：「咳，天啊天！這正是國將敗、出亂臣，家欲破、出癡人，可歎少奶奶與曹天吉通姦，同謀害死小姐，今日雙雙受刑在自家門口，萬人觀看，莫說少爺無面目見人在此做不成，就是我們以下的人亦有甚面目上街見人？一個相府的門風可憐弄得冷冷清清，少奶奶雖然做出此事，到底是主母，禮該備棺成殮暫且停著，等太太回來作主便了。」

遂將秦氏屍首收殮，將曹天吉屍首丟在荒山空野，可憐蓋世英雄只落得被禽獸拖吃。內中小妾三一個只有三個是用銀買的，其餘二八個是強搶來的，各有父母兄弟丈夫的，眾人見花子能去了家中無主，都來接了回去，總管想道：「少爺此去未必快來了，留他們在此何用？任從他們接去罷了。」這些小妾將房中所有物件收拾回家而去不提。

且說方知縣斬了二名人犯回復田大人，田大修寫本差官入京折奏。且說李榮春聞知此事心中大悅，與夫人說知，各人歡喜道：「報應得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此事雖然報得甚快，那花子能定然懷恨在心，必然又要起風波，田大人恐難保無事也。」

李榮春道：「賢妹這句話說得不錯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丫頭報道：「盧夫人差家人來請大爺過去說話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去也不去？」李夫人道：「禮該前往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小紅，爾去對夫人道我家大爺就來，叫他先回。」遂別了夫人，來到書房換了衣巾，帶了來貴、三元一直來到盧府門上，傳言進去，說李大爺來到，管門的忙進內通報。盧夫人吩咐請進，管門的出來請李大爺進內，李榮春來到內廳，叫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小姪拜見。」盧夫人道：「賢姪少禮請坐。」丫頭獻茶，盧夫人道：「請賢姪到來非為別事，因田家年姪前日下帖到門，我也曉得他的心意並不是欺我，無非體諒我孀居，恐我用錢請他吃酒，故用此帖到而人不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伯母所見甚明，田兄也是如此對小姪說。」盧夫人道：「雖然承他好意，我們也要請他，一則是個欽差，二則年誼之情，三則家雖清淡，這桌酒我也備得起，所以請賢姪來陪飲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小姪遵命。」盧夫人道：「若我差人去請，他必不肯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待小姪去請他回來便了。」遂別了盧夫人一直來見田大修，將情說知。田大修見李榮春如此說也不推辭，吩咐打道，同李榮春來到盧府拜見夫人。盧夫人出來相見，禮畢，坐下說道：「賢姪才得按臨就訪察的出朋謀害命，執法無私，明正典刑，用整風化，實為可敬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豈敢，此事多虧陶天豹先往花家樓上拿組夫淫婦，小姪直到次日方到花家，

與花子能一同上樓拿組夫淫婦，羞得花虹實難了常」盧夫人道：「那陶天豹是何等人？」田大修道：「若說陶天豹的出身也是官家子弟，因一心要學道，遂去拜萬花老祖為師。學了三年，老祖說他道法無緣，只好享人間富貴，賜他集雲帕一方、萬年藤一條、竹刺一枝，命他下山來投小姪以圖功名。小姪多虧他，察訪了多少疑難之事。」盧夫人道：「如此說是個異人了，如今何在？」田大修道：「現在小姪署中。」盧夫人道：「賢姪有此異人，老身未嘗見過，意欲請他來與老身一見，不識可否？」

田大修道：「如此，待小姪差人去叫他來便了。」遂吩咐從人去叫陶天豹。這裡家人將酒席排上，盧夫人道：「李賢姪代老身做個主人。」又道：「田賢姪賜老身失陪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豈敢，伯母請便。」盧夫人這才進去，田大修與李榮春對面而坐。

才吃得兩杯酒，陶天豹已到，問道：「不知大人呼喚有何吩咐？」田大修道：「盧夫人要見爾。」李榮春即叫丫頭去請夫人出來，丫頭領命，進去請了夫人出來，田大修立起身來，命陶天豹上前拜見夫人。陶天豹走上前道：「夫人在上，陶天豹叩見。」盧夫人還了半禮道：「不敢當，請起。」陶天豹立起身站在一邊，盧夫人道：「果然好個少年英雄。」問了兩句閒話，道：「果然聰明伶俐，相貌不凡，吩咐備酒一席款待陶官人。陶天豹道：「夫人不必費心，我自從上山以後就戒葷酒，至今數年不吃葷、不飲酒的。」盧夫人吩咐：「備素撰，須要豐盛。」話說未完，忽見丫頭一路喊出來道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姐在後庭舞刀，那黑面妖精仍然又到，張開血口將頭亂搖，來鬥小姐，小姐舞刀與他相鬥，驚得我比昨日還重幾分，今日連魂也沒了。」盧夫人道：「天啊！這是那裡說起？昨日女兒在後庭遇著妖怪，幸而殺敗去了，今日怎麼又來？偏是女兒不怕兇惡，今日到後庭又遇著妖怪，倘有疏失教我靠誰？」陶天豹道：「夫人不必憂慮，是甚麼妖怪？待我陶天豹去看個明白。」盧夫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叫丫頭帶路，丫頭領命，帶陶天豹望內而去。

且說盧賽花兩手拿兩枝繡鸞刀，口中大喊一聲道：「妖精休得道勇，我盧賽花手段比爾還好得的。」殺得那妖怪招架不住，將頭亂搖，張開血盆大口噴出一道黑煙，望盧賽花面上噴來。那盧賽花被這黑煙一噴，叫聲不好了，望後便倒。那妖怪張開大口正要來吃盧賽花，卻好陶天豹趕到，走上前大聲喝道：「何方妖怪，敢來傷人，照打！」舉起竹刺照定妖怪頭上打去。

那妖怪被打這一下只是亂跳，忙舉鋼回手打去，陶天豹隔開銅回手又是一竹刺，打在妖怪腰上。原來這妖怪腳手甚慢，與陶天豹殺不上□餘合，被陶天豹打了七八下竹刺，打得妖怪連要噴黑煙都開不得口，噴不出黑煙來。忽然起了一陣怪風來，那妖怪騰空而去。陶天豹急取出集雲帕放在地下，腳踏帕上念了咒語，也騰空趕去，大叫道：「妖怪走那裡去？我來也。」

不說陶天豹追趕妖怪，且說這些使女將小姐扶進房中睡在牀上，只有一息微氣，牙齒咬緊，滿身發噤。青蓮忙來報知夫人，夫人著急，吩咐急請醫生來看。不知盧賽花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